

北史

列傳
卷自三十六至三十七

三十二

			九	漢
			〇	書
		四	五	門
		三	四	
六	〇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六	〇	三	四	漢
冊	架	函	號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8
冊數	60 (32)
函號	280 84

新刊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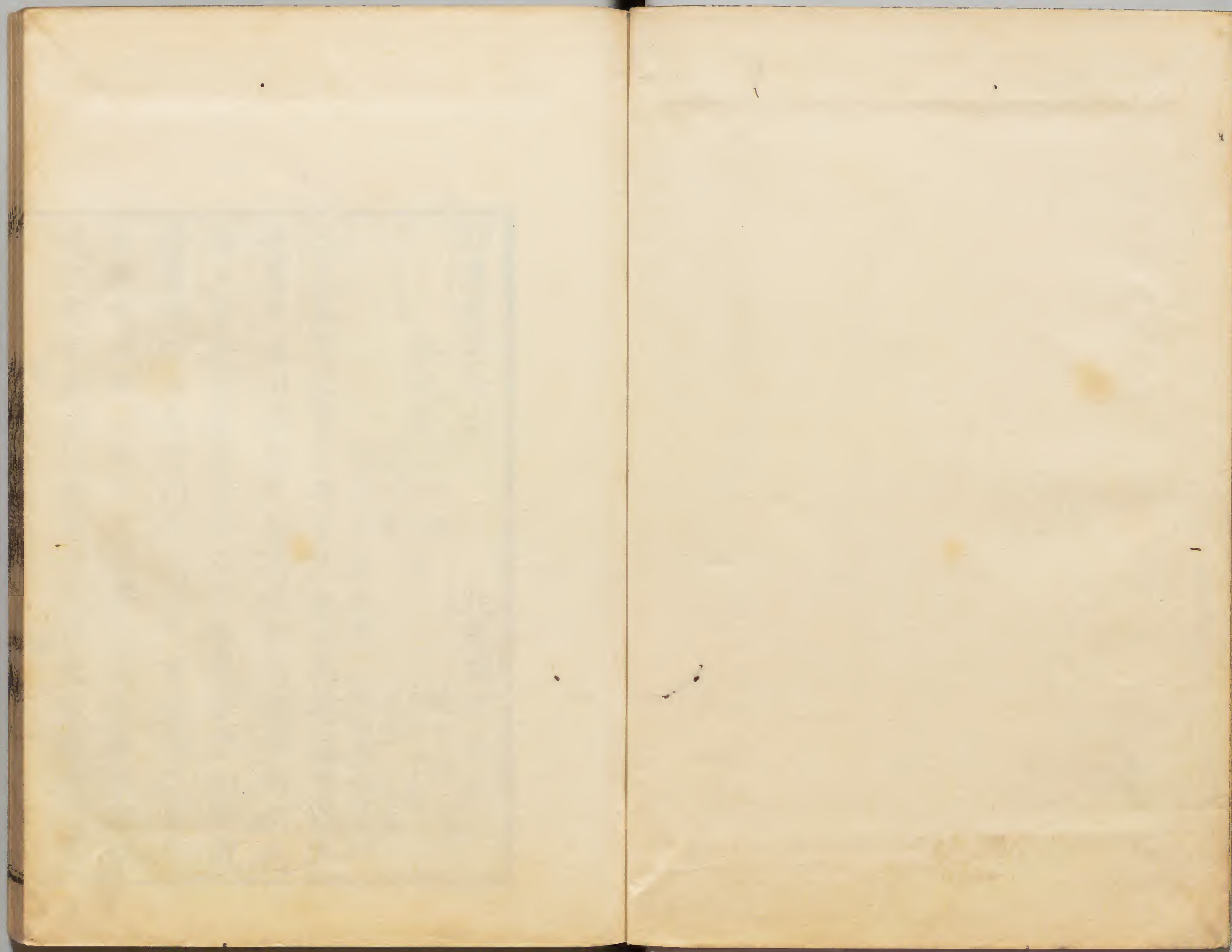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庫

余朱榮

子文暢
從弟彥伯

從子兆
彥伯子敞

彥伯弟
榮從父弟度律

世隆
榮從祖兄子天光

余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酋帥。其

先居余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

領人酋長。率契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

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

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

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內。差



近京師。豈以沃壻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為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酋長。曾

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駝馬。日覺滋盛。色別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

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為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

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匡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

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將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即位。詔

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命下馬西度。即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斂手就戮。又命二三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

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雋。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竝當世辭入。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尔朱氏興。其衆咸稱萬歲。榮遂鑄

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善卜占。言天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即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

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輦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

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憊。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

北齊書卷三十六
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京為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

色。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

北齊書卷之三十一
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

人自稱己是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進。榮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宮。

北齊書卷之三十一
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

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內

諸州欲為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自作。

臣今亦得封王。帝既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快。快不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

北史卷三十一
十一
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當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

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焉。列圍而進。雖險阻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

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錫。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

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挽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侗。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怕望

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杖。帝欲止。

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余朱為人主。上又聞其在此。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荅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

北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悔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
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榮。不告以
情。及知毅赤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
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
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女壻力。徽又云。榮慮
陛下終為此患。脫有東宮。必貪立孩幼。若皇后
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
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
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

解夢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
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
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穆竝從入西林園。讌射。
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
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
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
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
末。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
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

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公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晉間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

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日。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牀西北小牀上南面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

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
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
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
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
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
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卿士悉
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
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
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敕勒儻。

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
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
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
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
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
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
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鑿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涼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其
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死。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義羅。武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義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暢。初封

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為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蔘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任氏家客。飾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

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義羅爵梁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

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

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孝莊即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邢杲。又與賀拔勝襲擊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

安豐王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尔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

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汗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

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久。事亦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駟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

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旣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

兆還討破斬之。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

疑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
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
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
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
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
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
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
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
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

神武收葬之兆勇於戰鬪而無將領之能榮雖
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
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
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
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
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介
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

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燕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竝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尔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忻也。」子恭曰：「崩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佐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

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旣振。將除尔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竝驗。子敬。」

敬字乾羅。彥伯之誅。敬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敬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敬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敬。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敬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嘆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

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敬討平之。師旋拜金州摠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

敬字乾羅。彥伯之誅。敬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
二。敬自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敬解所著綺
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敬。便執綺衣
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
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敬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
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
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略涉經史。
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嘆曰。吾
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三十四

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

二司。進爵為公。後為膠州刺史。迎長孫
弟。置于家。厚資給之。隋文帝受禪。改封
公。黔安蠻叛。命敬討平之。師旋拜金州
丞。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
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三十四

三十五

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
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三十五

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介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

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北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竝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

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眾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尔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尔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

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武牢。顥既克榮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尔朱榮。每屏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黃門高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

生心。又勸其速發。榮曰。何忽忽。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為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詞色甚厲。世隆

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疎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

無所顧憚。及為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
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摠
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
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
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
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
同三師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
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
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為慮。而世隆獨

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
閔不許。斛斯椿既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
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
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
局上談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
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
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
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竝
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

省門亭長云。今日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僮從皆裙襦袴褶握板。

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轅轅。為顥所禽。顥讓而鬻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眾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尔朱兆入洛。兆

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間之。與尔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灑波津。為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將。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

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賁連恩等為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忸彥。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忸彥。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

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於是涇函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行臺万

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

相知須水。今為小退。賊眾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暉又以為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

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暉。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既振。介朱兆仲遠等。竝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

北史列傳卷三十六
三十一
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竝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尔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义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眾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接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搦韓婁。醜奴寶。貪咸。梟馬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

此史多傳卷三十六
三十一
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
嚴敵。隆實指蹤。兆為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
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搦剝
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
縣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
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
齊以駟除矣。

列傳第三十六

北史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四十九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子徵
孫政

賈顯度

弟智

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弟勝

勝弟岳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 弟鴻賓

乙弗朗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竝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尔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

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尔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竝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尔朱榮死。瑞

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
竝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尔朱
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
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尔朱
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
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尔朱
世隆姊。故被尔朱榮親遇。普泰初。世隆得志。特

見委重。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
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
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
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
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
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
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
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尔
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

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尔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為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

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尔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尔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尔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

北史卷之七
四
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尔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為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尔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尔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竝

斬於閭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曰。汝與尔朱約為兄弟。今何忍縣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

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以
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閣內都督部
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直閣已下。員別數百。皆選
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
別為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
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
齊神武。帝從之。以椿為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
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
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

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
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項
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
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武牢。帝以
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
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
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
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
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

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大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輜輶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為齊神武所殺。三子入關。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勲賜爵城陽

郡公。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罇于者。近代絕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內史下大夫。天和三年。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諸皇子。宣

史記卷之七
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仍攝樂部。進封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帝竟不許。帝之為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調護。被謫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甚委任之。譯乃獻

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帝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然詳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應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譴之以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移風俗。動天地。感

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案譯之所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鍾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堦墀。增脩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不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回。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不。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

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慮日甚。徵以荷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墻。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既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脩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帝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

北史列傳卷三十七
九
徵已去矣。隋文帝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閻。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子政嗣。

政明悟有器幹。隋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為幹理。玄感之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與。政亡奔高

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鑕至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許之。以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竝親擊射。鬻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焚。揚其骨灰。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為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為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莊。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

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為尔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兗州刺史。尔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尔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尔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

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

智字顯智。少有膽決。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伯。及尔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尔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斛喻得全。後進爵為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尔朱氏。顯度據守北中城。令

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人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眾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荊州蠻酋。徙代。父與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乃贈荊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介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

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榮。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介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人流亡。乃勒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

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尒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旣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

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兗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及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為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

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飢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

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內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尋為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

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深所敗。元暉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尔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尔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

潛引暹入據西城。深爭門不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深行青州事。齊神武又遺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鵠平。詔

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州，遂劫光州庫軍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賣漿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尒頭，驍勇絕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

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沒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竝為賊所虜。度拔乃與周德皇帝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沒。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

北史列傳卷三十一
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竝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為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封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尉加侍中。魏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

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施。興。和。末。齊神武竝召與諸子同學。武定中。敕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

勝字破胡。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衛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

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或以懷朔被圍之急。或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乃復攻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為賊所虜。尋而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竒

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為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為軍主。以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人南下為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勝南投肆州。允岳投尔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定。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據幽定。葛榮據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欲屈君鎮之。如何。勝曰。是

所願也。榮乃表勝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并銀鞍遺之。及榮入洛。以預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讐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榮徵勝使與余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進爵真定縣公。及榮死。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

衆旅不多。何輕余。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為臣無讐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為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余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及余朱氏將討齊神武。勝時從余朱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搆隙。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之。反為兆所執。度律

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尔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尔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搆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眾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

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以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免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眾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都督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多所克捷。沔北盪為丘墟。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尔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遂城守不敢

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
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
而帝已入關。勝還軍南陽。遣右丞楊休之奉表
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
西赴關中。進至浙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
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
鄧誕執元穎引齊師。時齊神武已遣行臺侯景
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奔梁。在南三
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

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
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
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帝握勝手。歔歔
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尔。事乃關
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從周文帝禽竇泰於
小關。攻弘農。下河北。禽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
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
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周文令勝收其
降卒而還。及齊神武率眾攻玉壁。勝以前軍大

都督從周文。見齊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勝適與神武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勝持稍追神武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

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周文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周文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真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周文不拜。尋而自悔。周文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

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因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饗文帝廟庭。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

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為大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絕人。不讀兵書。而暗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

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為帳內軍主。與兄勝俱鎮恒州。州陷。投介朱榮。榮以為都督。每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岳曰。夫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強。位望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真丈夫之論也。未幾。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

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為先驅。至河陰。榮既殺朝士。因欲稱帝。疑未能決。岳乃從容致諫。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榮將遣岳討之。私謂其兄勝曰。醜奴足為勅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慝生焉。乃請朱氏一人為元帥。岳副貳之。榮大悅。乃以天光為使持節大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為左廂大都督。

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為右廂大都督。竝為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兵斷路。天光眾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有難色。岳乃進破之於渭北。軍容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武功。南度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巴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

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竝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馳馬東出。似欲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虜三千人。馬亦無

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天光方自雍至。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北百里網川。使大尉侯伏侯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又輕騎追醜奴。及之於平涼之長阬。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

道洛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為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頻出城拒戰。竝禽之。餘衆皆悉阮之。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効居多。進封樊城縣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為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

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曰。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齊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岳懼。乃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為自安之計。先是

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關中。問岳及俟莫陳悅。三年。岳召悅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悅前驅。而悅受神武指密圖岳。岳弗之知。而先又輕悅。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

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鳴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周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周文帝女。

俟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尔朱榮。榮引為府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祿

大夫封柏人縣侯。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為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鄆州刺史。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事，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

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帝時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敕，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給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

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為人見。乃放馬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

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別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介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恩縣公。永熙中。孝武以賢為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

北史卷之二十一
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統初，拜太尉。為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為圓極，帝咲曰：「正與朕意同。」即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為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

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顥為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為本州刺史，盛脩

北史列傳卷三十七
甲仗人馬精銳。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舍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鸛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

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鎮將召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

北史列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帝。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

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

太守韋邃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邃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氏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為盟主。既而賊師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祗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

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敕周文帝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麤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北史及傳卷三十七
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略。騎射倣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咲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

後介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

北史列傳卷三十一
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鬪。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義。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

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尔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尔朱天光西討。為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閭内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為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官伯開。

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

論曰。朱瑞以向義受戮。延慶以違順遇禍。各其命焉。斛斯椿屢踐危機。終獲貞吉。豈人謀之所致也。徵洽聞強記。以夔襄任已。終使咸英不墜。韶濩惟新。加以盡心所事。無忘直道。抗辭正色。顛沛不渝。蓋有周之忠烈乎。賈顯智樊子鵠侯深等。竝驅馳風塵之際。但自陷夷戮。觀其遺跡。雖獲罪於霸政。求之有魏。得失未可知也。賀拔允昆季。以勇略之資。當馳競之日。竝邀時投隙。

展効立功。始則委質介朱。中乃結款高氏。大昌之後。即帝圖高。察其所由。固非守節之士。及勝垂翅江左。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岳以二千羸兵。抗三秦勍敵。奮其智勇。克翦凶渠。雜種畏威。遐方慕義。斯亦一時之盛矣。卒以勲高。速禍。無備嬰戮。惜哉。昔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功成夙殞。周文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信乎其然矣。侯莫陳悅肆行。

列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殘慝。死不旋踵。觀其亡滅。蓋自取之。念賢有始
有卒。取敬羣公。梁覽終以取禍。鮮克之義。雷紹
馳驚雲雷之秋。毛遐兄弟。致力經綸之日。乙弗
朗展轉擾攘之中。卒獲歸順。美矣。

列傳第三十七

北史五十

